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脫歐狂想

Brexit Fantasia

doi:10.6752/JCS.201603\_(22).0016

文化研究, (22), 2016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2), 2016

作者/Author：朱元鴻(Yuan-Horng Chu)

頁數/Page：285-29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6/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16](http://dx.doi.org/10.6752/JCS.201603_(22).001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脫歐狂想 Brexit Fantasia

朱元鴻\*  
Yuan-Horng Chu

2016年上半年，全球都在推測那隻黑天鵝，英國脫歐公投。日子到了，出現的是隻真實的黑天鵝：事前難以預料、令眾人意外、有重大的後果、即便後見之明也難以解析定論。最常用黑天鵝譬喻的是金融市場。果然英鎊重貶、全球股災。但那又怎樣呢，泰晤士河水依舊平靜、海德公園夏日的鳥兒依舊啼唱！

脫歐贏了！有誰因此直呼「不列顛注定完蛋了！」(Britain is doomed!)？有，很大聲的John Oliver。幸好，他只是個諷刺電視評論家，將脫歐公投後的悔恨、退縮、政客們事後否認自己鼓吹脫歐的愚蠢宣傳，編輯為辛辣喜感的諷刺評論秀。我愛這些喜劇評論秀，高級黑、真好笑！不過他諷刺的現象，卻有著令一些英國有識之士（無知者不懼）笑不出的沉重迴聲，一些重量級的警告與預言。'我舉要以下三項：

其一：英國將會裂解。在公投中顯著支持留歐的蘇格蘭與北愛爾蘭，將會依循不同的路線尋求保有與歐盟的關係。蘇格蘭將再度舉行脫英公投，在許多類似的重量級分析裡，美國前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最為明確地預言：蘇格蘭將會脫離英國。

---

\* 朱元鴻，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電子信箱：yhchu8@gmail.com

1 本文寫於7月3日，距公投揭曉9日，期間搜尋閱覽量很大，一一註明出處將不成比例的冗長。若讀者有意追蹤本文內的資訊，可以使用跟我一樣的徑路搜尋，便捷又準確。例如分別在Google以及YouTube上鍵入Greenspan Brexit或Soros Brexit或Zizek Brexit…即可找到我所閱覽Google上的評論文字或是YouTube上的訪談視頻。我說的「重量級」就是公投之後重要媒體優先訪談Brexit意見的人物。由於重大事件立即的新聞性質，這9天內我閱覽的YouTube訪談視頻大約是Google上評論文字的三倍。

其二：英國將會衰退。脫歐之後英國會衰退是大多數觀察者不爭的看法，不過多數的觀察者關心的卻不是英國的前景，而是英國衰退成爲第一張骨牌，在已開發的世界，從歐盟自身、美國、日本、甚至中國，都已是一張張脆弱經濟或潛在債務危機的骨牌。回到英國自身，英國財長George Osborne有具體的評論：假設脫歐之後英國仍然能夠與歐盟達成同樣有利的貿易協定，這全然是癡人說夢。經他分析的預言：脫歐將會讓英國長久地更爲貧窮(permanently poorer)。而這一點，經濟學家克魯曼(Paul Krugman) 有相同的判斷。

其三：英國社會將趨於不穩定。公投前一週支持留歐的工黨國會議員Jo Cox遭到刺殺，極右派嫌犯在首次出庭時高呼“Death to Traitors!”我猜想這事件對公投留歐有利，因爲民衆將對仇外的過激分子反感，恥與爲伍，因而投留歐。我猜錯了！更顯著的是脫歐贏得公投之後，英國各處發生非常醜陋的排外仇恨犯罪，警方發布公投之後針對波蘭東歐來的歐盟移民、穆斯林、南亞族裔的凌辱事件（包括羞辱性的車牌文字、漫畫貼紙、塗鴉、群聚咆哮、當街騷擾嘲笑）比起平常竄高了57%。我不相信鼓吹脫歐的人士都出於仇外排外的心理，畢竟他們菁英政客的語彙是比較精緻的「獨立」、「自由」。但是跟臺灣熟悉的洪素珠事件、三一八學潮時學生舉著「支那賤畜、外來種滾」牌子的邏輯相似，許多我們一點也不陌生的法西斯語彙，例如“Death to Traitors!”（賣臺！）、“Polish vermin”（波蘭賤畜）、“pack your bags get out”（外來種滾！）這類仇恨表情，卻藉著群聚或公投勝利的激情場合而興奮釋放。

脫歐公投過程中，反移民的排外議題遠比支持留歐的經濟牌更具威力。從臺灣近兩年的選舉到英國脫歐公投，我們都見到往昔有效的經濟牌全然失靈。脫歐勝利的結果，顯然令數百萬在英國求學、工作、通婚的歐盟僑民陷入困境，卻也令英國在歐盟各國數百萬求學、工作、通婚的僑民陷入尷尬局面。掛著羞辱“Polish vermin”車牌的英國人，不會設想到散布在歐盟的百萬英國僑民遭受相對刻薄對待的情境。就如在臺灣舉著「支那賤畜、外來種滾」牌子的小法西斯崽子，不會設想到僑居中國與東南亞各地的數百萬臺灣人可能遭到相對粗暴對待的情境。相較於二戰期間，英國成爲歐陸十幾國流亡政府的棲身之所，接納外國數十萬流亡的部隊與人民，首相邱吉爾稱彼時是英國人民的「最佳時刻」，那不是一句鼓勵說詞，而是具有歷史感的鑑賞。彼時此時，英國人民的靈魂尺寸有別。

公投脫歐，對世界政治是個信號。讓我們撇開不談這陣子英國政壇保

守黨與工黨黨魁替換的新聞連續劇。重量級的觀察家們更關注的不是英國政治，而是歐元區以及歐盟最後可能走向解體的危機。不能說英國脫歐造成歐盟的解體危機，因為自2008年以來，歐盟經濟就已經擱淺。希臘的歐債危機只是徵候之一，歐盟無法解決南歐各國將近25%的失業以及經濟停滯的問題。創立歐盟的條約允諾了繁榮，卻無法兌現。即便競爭力超強的德國經濟，近期也掙扎於蹣跚的成長。對於如此孱弱的歐盟經濟，英國是第一個脫離的大國，而這會是個麻煩的催化或感染因素。認為英國脫歐將同時裂解英國與歐盟的觀察者不少，其中更為關切歐盟受到催化而可能瓦解的代表人物有索羅斯(George Soros)以及國際知名地緣戰略觀察家弗列德曼(George Friedman)。歐盟若是終於瓦解，縱令是悲劇一樁，脫歐的英國將贏得遠見與先行的歷史安慰。

英國脫歐感染了歐陸的歐盟懷疑派。公投之後歐盟首度由法、德、義、荷、比、盧六國外長共同回應的聲明，承認他們認知到各國對於歐盟整合的程度有著不同的願望，也了解對於歐盟存在著許多不滿，「對此我們非常認真地看待，也決意改善」。至於歐盟能夠發生什麼演化，則有待觀察。

英國脫歐在美國引起了相當兩歧的政治反響。其一是同聲氣的擁抱呼應：英國脫歐派戴上模仿川普口號的鴨舌帽(Make Britain Great Again)，川普(Donald Trump)也宣稱在脫歐勝利的潮流中看到美國（支持川普）的潮流。其二則是警惕的文化反省：Samantha Bee<sup>2</sup>製作了幾集諷刺評論，其中一集“*Oh Shit, Brexit*”，兩相對應地將英國脫歐派仇外與種族歧視的流行話語，鏡像地對照於川普式右派種族歧視、反移民的煽動性話語，諷刺地（模仿川普保護主義）說那玩藝兒是歐洲外來的，應該在海關擋下遣返歐洲，不能任其在美國流行。

然而，不只英國與美國，世界各地排外與仇視移民的極右氣焰都在颯然。歐洲多數國家在過去五年經歷了極右選民百分比從個位數到兩位數的竄升。<sup>3</sup>歐洲之外，澳洲與日本近年也見到極右勢力的猖獗。澳洲曾有過反有

---

2 加拿大裔美籍作家、喜劇演員、政治評論家，“The Daily Show with Jon Stewart”長期搭檔。

3 據BBC最晚近歐洲各國全國性選舉的數據，極右政黨得票百分比依序為奧地利(35)、瑞士(29)、匈牙利、丹麥(21)、芬蘭(18)、法國(14)、瑞典(13)、荷蘭(10)、斯洛伐克(8)、希臘(7)、德國(4.7)、義大利(4)。有趣的是，墊底的正好是曾經受法西斯政權宰制的德、義兩國。不在BBC選舉數據上的波蘭，近來年輕人參與的極右群體聲勢甚為喧騰。

色人種及亞洲移民的白澳政策歷史，近期排外的主要仇恨對象是穆斯林。日本極右群體近年復燃的仇外行爲主要是反華、反韓，受到凌辱的包括在日出生的韓裔二、三代日本公民。臺灣近年到處迴盪著以反中爲名目的排外仇恨語言，糟的是在臺灣並不自覺或尚未認知這些族群國族主義的法西斯語言暴力，在世界政治中即屬於極右的表現。香港近年爭取普選的民主訴求引起世界的同情，卻遺憾地衍生出強烈仇中的排外行爲。

英國脫歐與美國川普現象，在全球高漲的排外民粹潮流中並非特例。特別的是，英、美是資深的民主榜樣。當我們對東歐與臺灣的年輕民主感到失望不滿的時候，曾經相信英、美老資格的民主素養可供參考學習。而現在，我們有點喪失天真地感悟到：如果西元前6至5世紀的雅典民主成就了風華絕代的雅典帝國，卻在西元前4世紀以紛亂墮落的民主造成雅典的危機與沒落；如果20世紀初是日不落的大不列顛帝國，卻在一個世紀後的今日可經由民主公投讓自己可能成爲裂解衰退的日落島國；如果20世紀「美國承平」立基於自由貿易全球化、接納移民、宗教自由這些「美國價值」，卻由民主勝選（假想）的川普總統，依據其主張反對自由貿易協定、反對增加移民的法案、驅逐無證移民及其子女出境、限制外國穆斯林入境美國、強制住在美國的穆斯林登記以便監控，換言之，逐一侵犯或沒收「美國承平」存在條件的價值。這點感悟即是：民主有其無法切割的民粹伴影，民主在歷史中未必能永續輝煌。

英國脫歐是個全球化喪失動能的信號。開放的貿易、勞動與技術的流動，有贏家有輸家，技術有別、年齡有別、城鄉有別，而且差距逐漸擴大。全球化讓中國、印度等開發中國家數億人口得以脫貧，但對已開發國家的部分人意味著工作機會的流失、薪資的停滯。英國脫歐支持者、川普支持者、歐盟其他懷疑派的極右政黨支持者之間，不僅標語口號雷同，人口學的特徵也若合符節。脫歐支持者的人口描述是：倫敦以外的英格蘭地區、低收入、低教育程度、年齡以40-55爲主。<sup>4</sup>川普支持者的人口描述是：低收入、低教育程度、年齡以40-59最高/18-29最低，族群爲白人最高、其次黑人、亞裔與拉

---

4 參見《衛報》(*The Guardian*)分析：<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datablog/2016/jun/24/the-areas-and-demographics-where-the-brexit-vote-was-won>。(2016/06/25 瀏覽)

美裔最低。<sup>5</sup>他們在態度上的共同特徵是對全球化自由貿易市場的憤怒、對移民的憤怒、強烈排外的民族主義、要求逆轉全球化。儘管政治菁英宣示全球化的進程將會繼續，但如果這種反全球化的憤怒仍然籠罩，那麼英國與歐盟之間的貿易協商將會是路途坎坷。

歐洲的激進左翼，多年來反對擲節政策、反對屈從於市場、反對歐盟與美國間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但是在公投脫歐前後卻相當分歧。左翼支持留歐的人士，包括巴利巴爾(Etienne Balibar)，集結在“Another Europe Is Possible”的口號之下，呼籲以民主、人權、社會正義為優先訴求來改革歐盟。另一方面，傳統的工會主義派系則支持脫歐。主張脫歐的左翼意見領袖集結在“Lexit”標題之下，代表人物如塔利克·阿里(Tariq Ali)呼籲脫歐，因為歐盟是個反民主的體制；柯林尼可斯(Alex Callinicos)呼籲脫歐，因為他認為歐盟根本是個帝國主義（包括德、法與英國）延伸其利益的新平台。主張留歐的左翼，害怕脫歐風潮助長的右翼民族主義氣焰可能粉碎左翼改革歐盟的夢想。而主張脫歐的左翼，信誓旦旦自己是不排外的國際主義者，卻與反移民的右翼民族主義者聲氣一同地厭恨當前的歐盟體制。紀傑克(Slavoj Žižek)有點例外，認為當前的歐盟既官僚又功能不彰，但脫歐的後果更糟。據他觀察，歐盟在環境與勞工政策方面有許多比起英國政府更具進步性。而若歐盟不存之後的渾沌裡會出現什麼？可能退返國族主義民粹的某種新型態的法西斯，或是左派走出一條路，但他對後者寄望不高。大概來說，在脫歐公投後的眾聲喧嘩裡，左翼的聲音異常低弱，聽到的些許呢喃，企盼未來兩年歐盟各國的左翼政黨在選舉中有些進展，例如法國2017年的總統與國會大選（對於社會黨的現任法國總統歐朗德，左翼視之為擲節政策的罪魁或共犯，早已斷念不抱希望）。

英國公投脫歐的騷動，是當前世界政治陷入不確定困局的信號，只是冰山的一角。葛林斯潘指出陰鬱的背景大圖像：不僅歐洲、不僅美國、而是所有已開發國家的困境。經合組織(OECD)的34個市場經濟國家之中的三分之二，過去五年的成長率持續陷於0.5%的低檔，也就是普遍的薪資停滯、生產力停滯、實質生活水準的衰退；隨著戰後嬰兒潮世代進入老年，已開發國家的財政幾無例外地陷入重大危機，因為低於2%成長的經濟不足以支撐老化人口的

---

5 參見<http://politicsthatwork.com/blog/trump-supporters.php>。(2016 / 06 / 25 瀏覽)

財政。「四處看看，到處都是害怕、絕望的人們，尋求將他們拉出陷溺的拯救之臂，這就是美國大選、英國脫歐、以及整個歐洲騷動所暴露的景況」。

在我們眼前，全球化趨於停頓或甚至將要逆轉。無關乎左派反全球化唸唸有辭的咒功，但確實發生了全球化輸家的全球反叛。資本主義全球化還有未來嗎？近年來出現了將近二十本以“The End of Capitalism”為標題的新書，作者包括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紀傑克、哈維(David Harvey)等知名左翼學者。近年，“The End of Pax Americana”(美國承平的終結)也成為幾部新書的標題，成為*Foreign Affairs*期刊專輯的專題。全球化、資本主義、美國承平，这三件事都以開放貿易的自由市場經濟為核心條件。儘管左派入門學生可能教條慣性地把這三個詞彙當作邪惡代名詞，“fuck the market!”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卻不曾低估市場經濟賦予資產階級的革命性解放力量：讓封建社會的枷索灰飛煙滅（稍後也讓掛著馬克思主義招牌的官僚社會主義政權崩解）。剝除自由市場的社會，1990年之前蘇聯東歐「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政權」有幾十年的經驗。當前的北韓，尤其是標榜21世紀社會主義的委內瑞拉查維斯政權，在銀行、農糧、醫療、礦業、電力、交通、觀光全面國有化，而當國家財政主要收入的油元崩跌之後，卻因為市場經濟早已萎縮而經歷悲慘匱乏的崩潰。鑑於過去一個世紀的實例，社會主義作為替選想像的魅力不高。

若沒有開放的自由市場，特別是美國開放其國內市場，那麼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都不會有今天的樣子，臺灣長大的嬰兒潮以及千禧世代也不會有今天的樣子。然而，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暮然回首卻已在燈火闌珊處，也就是從二戰結束後到1980年代。經濟學家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指出1990年代迄今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美國家戶所得的中位數停滯不前，男性薪資中位數回到40年前（他沒有提到日本的人均所得在過去廿年間更是驚人地萎縮了四分之一，從1995年的42536美元到2015年的32485美元）。生產力的提高，一般人民卻未能分享。不平等持續擴大，已接近1929年大蕭條前夕的水準，更糟的是機會不平等的差距擴大。簡言之，美國夢不再，資本主義在北美、西歐、東亞的已開發國家已經無法兌現所允諾的持續繁榮；而全球化製造的輸家與敵人（已開發國家挫折的勞工與中產階級）比起受惠者（開發中國家數億脫貧的小康與新中產階級）在政治上的聲勢更大。問題是，高呼“Make Britain Great Again”的脫歐，“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川普，除了表達憤怒，能夠以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將流失的工作機會以及

高薪資的繁榮帶回來嗎？歷史之鑑卻說：可能更糟。

人們今天幾乎忘了馬克思的另一項洞見：商貿與戰爭是人類社會交往關係中的重要替選。我牢記兩件深刻的歷史案例。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曾任美國總統的約翰·昆西·亞當斯 (John Quincy Adams, 1767-1848) 演講支持英國軍事行動的理由是：中華帝國不遵從國際商貿的義務（閉關拒通商），而戰爭結果決定了中國被迫開放通商口岸。第二個案例是1929源起於美國而在1930年代播及世界的經濟大蕭條，各國進入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的壁壘，而生存資源與生存空間的爭奪遂訴諸戰爭，此即導致二次世界大戰的背景。

英國脫歐公投前夕，首相卡麥隆 (David Cameron) 演講訴請留歐，說與歐盟結合，英國將更為強壯、和平、安全。脫歐派對手將其誇張譏評為：「卡麥隆警告脫歐將導致戰爭，太離譜！」我注意到美國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 從今年4月到今天的多次演講，都警告美國年輕人拒絕孤立主義的虛假安慰，他針對的是美國政治（川普潮流）以及英國脫歐所表現的孤立主義。開放市場的自由商貿，或是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的壁壘，哪一邊距離戰爭風險更近？史有殷鑑。

二戰結束迄今70年，歐盟成立迄今33年，世界史的這一段落基本上致力於以開放的自由商貿原則將戰爭約束於局部。鑑諸歐洲數個世紀戰爭頻繁的歷史，歐盟本身就是這個了不起的觀念：以開放的自由市場根本替代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關係。倘若歐盟與自由市場的梦想如今真的已無可挽回地成為夢魘，我們將如何看待英國脫歐這一片落葉？怎麼想像當全球化、資本主義、美國承平，這諸般邪惡終將「俱往矣」之後的世界圖像，以及我們在其中的樣子？

我想起了歌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 的雋語：

Alles in der Welt läßt sich ertragen, Nur nicht eine Reihe von schönen Tagen.

Nothing is harder to bear than a succession of fair days.

世間沒有什麼比持續不斷的晴朗好天更令人難以忍受的了！